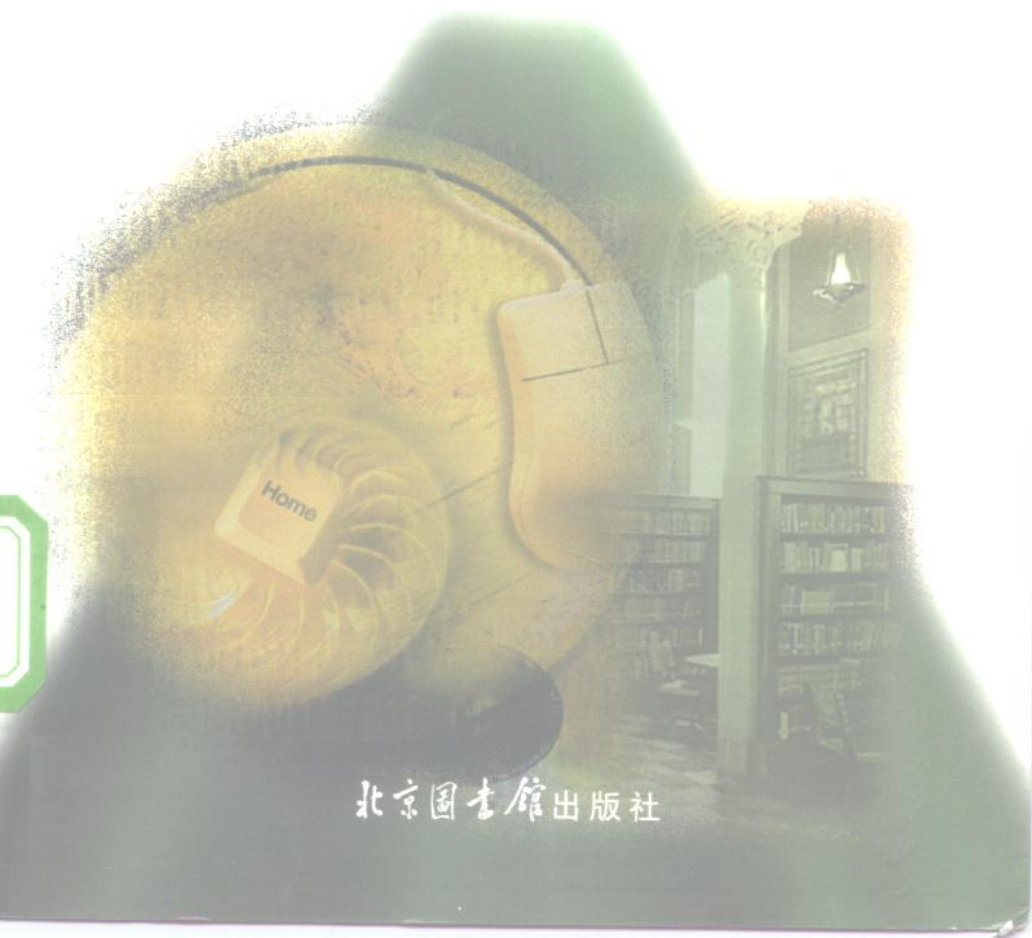


国外图书馆学 情报学研究进展

孟广均 徐引篪 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J102360

G350-11



201023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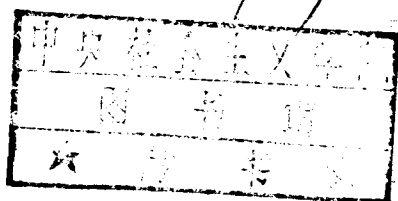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成果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孟广均 徐引麓 主编

孟广均 徐引麓 霍国庆
汪冰 罗曼 谢阳群 编著
石宝军 张福学 彭俊玲

DI60/0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孟广均, 徐引篪主编.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9

ISBN 7-5013-1633-3

I. 国… II. ①孟…②徐… III. ①图书馆学-研究-动态-国外②情报学-研究-动态-国外 IV. G2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645 号

书名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Guowai Tushuguanxue Qingbaoxue Yanjiu Jinzhan

著者 孟广均 徐引篪 主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兴谷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0

字数 37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633-3/G · 437

定价 26.00 元

前 言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评议组讨论并解决本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学科评议组一致建议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规定为研究生必修课之一。当时作为本学科仅有的三个博士点单位之一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觉得也应为此做点贡献，于是结合我们的优势和特长，决定以“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为题进行研究，并申报了课题。有幸的是，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各位专家的支持下，本课题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

应该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也是一门发展很快的学科，需要我们以毕生的精力持续地进行研究，以便源源不断地向所有从事图书、情报、档案、文献、资料工作的同道们提供有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动向等等，使大家能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受到启发，从而参考、借鉴人家的经验教训，做好我们的工作。但是在我们界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职研究人员；即使能投入一部分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者，也不可能深入到各个方面、各个国家。因此，我们只从理论、技术、服务、管理和教育五个方面分工，每个方面只抓90年代国外较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的若干论题，可以肯定这些论题即使到21世纪前十年，对我国图书情报界也会有参考价值。不管怎样，我们总的要求是此书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有新颖性，有参考价值，有指引作用。

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面对数以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题，我们所做的还是太少了，即使做成的，新论题之间也不平衡。谨

以此作为抛砖引玉之作吧！

我们真诚地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参加编著者除课题组成员外，还特约了中心另两位博士生张福学、彭俊玲参加，在此特表感谢。具体分工为：第1章汪冰、孟广均、霍国庆，第2章霍国庆、孟广均、徐引簏，第3章霍国庆，第4章汪冰，第5章罗曼，第6章汪冰，第7章石宝军，第8~9章张福学，第10章彭俊玲，第11章霍国庆，第12章罗曼，第13章谢阳群，第14章谢阳群、霍国庆（根据出版社的意见，鉴于篇幅太大，将第五编教育即第13、14章割爱了）。第一、二、四编由孟广均主持，第三、五篇由徐引簏主持。孟广均策划、组织了此项目并审校了全书。袁贺菊女士负责全书的录入排版，徐远景、朱克家校对了部分书稿，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叶明芬副编审以促进事业发展为重，毫无二话，慨然同意出版此书，并编审了全书，使人感动，令人敬佩。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领导、中心计划财务处和教育培训部领导，特别是《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周金龙与全体同志的支持，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课题组全体同志一致表示衷心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科规划、评审组、全国规划办中央党校科研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是很难以较短的时间、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的。

孟广均

目 录

前言.....	(I)
---------	-------

第一编 基础理论

第一章 情报科学理论研究.....	(3)
第一节 情报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3)
第二节 情报科学当前的理论研究动向.....	(34)
第三节 从情报科学史引发的理论思考.....	(47)
第二章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64)
第一节 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流派评述.....	(64)
第二节 其他主要国家图书馆学理论流派评述.....	(91)
第三章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	(115)
第一节 从科学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	(115)
第二节 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	(125)
第三节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评述.....	(140)

第二编 技 术

第四章 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与组织.....	(171)
第一节 网络信息资源的种类与特点.....	(171)
第二节 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	(173)
第三节 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	(177)
第五章 信息检索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89)
第一节 系统如何描述被检索的文献.....	(189)
第二节 系统如何计算一个给定文献和提问式之间的	

匹配程度·····	(192)
第三节 系统如何处理从用户获得的信息·····	(202)
第四节 信息检索的未来:信息的融合和外源信息的 利用·····	(206)
第五节 人的浏览 (scanning):一个新的思想来源 ···	(208)
第六章 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信息学·····	(217)
第一节 社会信息学与数字图书馆·····	(217)
第二节 数字图书馆社会信息学的三种研究取向·····	(226)
第三节 数字图书馆社会信息学的相关研究进展·····	(236)
第四节 数字图书馆社会信息学的研究方法·····	(257)
第七章 电子文献研究的发展趋势·····	(268)
第一节 电子文献及其相关主题概念·····	(268)
第二节 电子文献基本主题研究的分布统计与对比 分析·····	(270)
第三节 电子文献相关主题研究的分布统计与对比 分析·····	(277)
第四节 电子文献研究热点的综述与分析·····	(283)

第三编 服 务

第八章 图书馆信息服务理论与实践·····	(293)
第一节 传统服务方式的拓展·····	(293)
第二节 网络环境下传统服务项目的开展·····	(299)
第三节 网络环境下的新型服务·····	(312)
第九章 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未来·····	(335)
第一节 技术发展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影响·····	(335)
第二节 服务集成: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未来模式·····	(341)
第三节 国外图书馆界对增强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的 研究·····	(345)

第四编 管 理

第十章	图书馆的战略规划·····	(357)
第一节	战略规划的意义·····	(357)
第二节	战略规划的过程·····	(358)
第三节	具有战略性的问题·····	(362)
第四节	个案研究·····	(366)
第十一章	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374)
第一节	图书馆网络的内核·····	(374)
第二节	信息资源的数字化·····	(376)
第三节	存取和拥有·····	(379)
第四节	文献传递及其障碍·····	(384)
第十二章	图书馆全面质量管理·····	(392)
第一节	几个基本问题·····	(392)
第二节	国外图书馆全面质量管理模型·····	(413)
第三节	国外图书馆全面质量管理实践·····	(439)

第一编 基础理论

第一章 情报科学理论研究

第一节 情报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情报科学的历史非常短暂，一般认为它的出现是以美国学者布什 (V. Bush) 1945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如我们所能想象的》为标志，迄今仅 50 余年；即使把情报科学的历史追溯到奥特莱 (P. Outlet) 和拉封丹 (H. Lafontaine) 1895 年创建国际目录学会 (IIB) 时，也刚过百年。因此，情报科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年轻学科。对于情报科学的性质、定义、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范围、研究的核心问题等，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歧也是极为正常的。但是，对上述方面的研究又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因为：①对情报科学这门学科的范围与内容进行探讨和研究，有助于明确情报科学学科共同体的身份，因为一个专业得到社会承认的核心途径就是完善其内部组织和确定其边界；②确定学科的范围与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学科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什么、怎样把这些对象概念化、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它们、何种解决方法是有效的等，它对于树立学科规范、克服漫无边际的现象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考虑到这种研究对于情报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难如人意的现象，我们对西方国家近 20 年来的有关成果进行了综合论述，以期能对国内图书情报学界有所助益。

一、情报科学定义的演进

“情报科学”这一术语最早是什么时候使用的？英格沃森（Peter Ingwersen）认为，1958年英国成立情报科学家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 IIS）时最早使用了情报科学这一术语^[1]。该协会的创始人法拉丹（Jason Farradane）称情报科学研究是“科学情报和处理科学交流的过程”，他们这些“情报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二次大战前已经开始的、关于记录的知识的组织、增长和传播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与经验总结延续下去”。

而萨拉塞维克（Tefko Saracevic）则认为，情报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其概念形成于60年代早期^[2]。1968年，在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DI）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SIS）之际，博尔科（Herald Borko）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情报科学是什么？》，正式总结了到那个时候人们对情报科学的一般认识。博尔科说：“情报科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情报的特性与行为、控制情报流动的力量、为最优的可存取性和易用性而处理情报的方法。它关注着同情报的产生、组织、收集、存储、检索、解释、传递、转化和利用等有关的知识体系。……它既有纯科学部分——研究与其应用不相干的主题；又有应用科学部分——开发服务和产品”^[3]。

到了70年代前期，学者们在界定情报科学时，更多地是用需要处理和探讨的现象与过程来定义。1970年，高夫曼（W. Goffman）把情报科学的定义总结为：“情报科学这一学科的目的，必须是建立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到情报概念的所有现象……这一学科必须建立一套基本原理来控制所有的交流过程和与其相关的情报系统……情报科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交流过程的特性，而这种研究可以转换到指导特定物理环境中情报系统设计中去”^[4]。

从60年代早期开始，基本现象（情报、知识和知识结构）与

过程（交流和情报使用）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影响等，已成为情报科学基础研究所探讨的问题域。其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应用信息论、决策理论、逻辑学、哲学以及用认知科学的若干理论来确定情报的特性；各种各样的用户研究和 Usage 研究；情报交流动力学的数学表达，如高夫曼的“传染病”交流模型^[6]；丰富的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定量表达知识结构和效果等。此外，在博尔科所说的应用情报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围绕情报检索展开，使情报检索逐渐成为整个情报科学中成就最为显赫的分支学科之一。

从 70 年代开始，人们对由莫尔斯 (C. N. Mooers) 率先提出的情报检索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用户、交互等概念也进入了情报科学的定义。例如，科亨 (M. Kochen) 1974 年在讨论情报检索的原则和理论构建时，把情报检索系统分为三个组成部分：①作为情报处理器的人；②作为情报载体的文献；③作为表达形式的主题。“这三种对象各自的生命周期及它们之间的动态交互”就是“情报科学研究的对象”^[6]。

70 年代中期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情报科学的基础就在于关注人类交流过程。贝尔金 (N. J. Belkin) 等 1976 年指出：“情报科学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们之间的情报交流。”^[7]而贝克尔 (J. Becker) 也把情报科学定义为“研究人们怎样创造、使用和交流情报的一门学科。”^[8]

80 年代早期，“管理”进入了情报科学的视野。美国情报科学学会在出版的学会介绍材料中称自己是“那些关注情报系统和技术的设计、管理与使用的人的专业组织”^[9]。

1987 年，威尔逊 (Tom Wilson) 给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情报科学定义：情报科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组织、传输和利用的学科，它既关心情报的本质、通道或载体以及用户，又关注情报系统和情报服务的设计与评估，从公共图书馆到计算机情报检

索系统都是情报科学关心的对象^[10]。

进入 90 年代,西方学者对情报科学的演进又有了新认识,其定义出现了新的表述。代表性的定义如:

1992 年,维克利 (Brian C. Vickery) 等在《情报科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把情报科学界定为“研究情报的产生、传播、分析、存储、检索、传递和使用的科学。”^[11]

1992 年,萨拉塞维克指出:“情报科学是致力于科学研究和专业实践的一个领域,它探讨人们在社会、机构和个体三种不同情境中有效地交流知识和知识记录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情报科学应尽可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12]

萨拉塞维克称他的定义中的关键词已蕴含了情报科学研究和专业实践的核心问题域,因此表明了情报科学的知识核心和边界。他指出,情报科学的问题域包括:有效性、人类交流、知识、知识记录、情报、情报需求、情报利用、社会情境、机构情境、个人情境、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

从上述对 50~90 年代情报科学代表性定义的描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情报科学定义的演进,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视出情报科学所研究的问题的概貌。从关注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到为学术和专业人员提供情报,再到情报检索系统分析、设计和评价,而后是关注社会中情报传递的所有形式……。从中可以看出,情报的产生、组织和整理、传递、交流与利用始终是核心,而作为情报产生者、发生源、接收者、用户以及情报交流渠道维护者的人的行为与特性,自 70 年代中后期以来已被学者们公认为是情报科学定义和研究的核心要素。

二、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是学术界长期感兴趣的话题。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大体上有两种认识:一是把两者作为有关某些

共同兴趣的两个独立学科；二是认为情报科学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图书馆学是它的一个部分。

1. 作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

在历史上，图书馆学的出现比情报科学及其前身——文献工作都要早，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19世纪初，德国的施莱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把图书馆学界定为“有目的地组织一个图书馆时所需要的所有理论准则的概括总结。”这一定义明确地表明图书馆学考察的焦点在于有效地组织图书馆，使馆藏文献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存取和利用。尽管施莱廷格的不朽巨著《图书馆学》(*Bibliothek-Wissenschaft*)反映了19世纪的科学理想，但它探讨的只是图书馆事业的原则。

文献工作是情报科学的前身。这一术语是由国际目录学会的创始人奥特莱和拉封丹引入的。“文献工作”是指文献的创造、传输、收集、分类和使用，而文献则被宽泛地界定为“记录在任何形式载体上的知识”。图书馆学和文献工作领域之间的差别在于，图书馆学的对象是提供存取图书馆中的印刷记录，而文献工作则是促进存取独立于图书馆这种机构的任何形式的文献。图书馆学与某种类型的文献和机构相关联，但文献工作领域关注的则是所有类型的文献和传输它们的所有机构。两个领域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目的都是促进存取情报。

萨拉塞维克是“图书馆学情报科学分立论”的极力鼓吹者。他认为图书馆事业(librarianship)致力于人类印刷记录的组织、保存和使用。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社会作用有相似之处，而且都关注印刷记录的有效利用问题。但两者的区别也是很显著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3]：①所探讨的问题的选取及确定这些问题的方式；②理论问题和建立的框架；③实验和经验发展的本质与程度，以及衍生出的实用知识；④使用的工具和方法；⑤所建立的跨学科关系的本质与强度，以及学科进步

和演化对跨学科研究的依靠程度。萨拉塞维克指出,正是这些差别使这两门学科是有着很强的跨学科关系的两个不同领域,而不是同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是另一个的特例。他还认为,问题的选取和确定、研究日程、范式、方法论、理论和实践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差异,表明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虽然相关,却是不同的领域。

2. 作为统一概念的情报科学

前述概括区分了图书馆学同文献工作的差别,但有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明显。布拉德福(S. Bradford)在他1948年出版的著作《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中,把“文献工作”定义为“收集、整理各种知识智力活动的记录并使之易于存取的艺术(art)”。他认为,文献工作不过是范围更大的图书馆事业艺术的一个方面,也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特殊方面。对布拉德福来说,图书是图书馆要处理的,而其他类型的资料则是文献工作的对象。图书馆学家谢拉(J. Shera)认为图书馆的社会目的是把人类与印刷记录连接起来,“图书馆学的硬核依然是掌握印刷记录的实质内容”^[14]。尽管上面两种表述略有差异,但他们的定义的共同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有些学者认为情报科学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沃西格(Gernot Wersig)即是其中观点最激进的一位。沃西格否认存在一门所谓的图书馆学,因为很少有证据能表明某种具体的组织可以为一门学科提供坚实的基础;只要没有医院学或监狱学这样的学科,图书馆学这个概念就很难令人信服。不过,沃西格并不否认类似图书馆这种机构的问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他也不否认这些方法可以从面向机构的专业教育与培训中受益^[15]。这些方法可以组织成一种知识体,从而形成一个研究领域(a field of study),但不是一个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

沃西格的另一个观点是一个逻辑悖论。他否认图书馆学、情报科学是两个配对的学科,除非把情报科学视为关注图书馆以外

的其他情报机构的一个研究领域。而这又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图书馆不是情报机构；二是若图书馆是情报机构，那么情报科学就应当是恰当的总称。看来，沃西格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视图书馆为一种情报机构，而且认为图书馆的许多问题可以在情报科学范围内解决，故而，情报科学是我们这个学科适宜的总称。

英格沃森与沃西格的观点很接近。他也把情报科学视作一个总称，认为图书馆学是情报科学范围中专门的研究与开发(R&D)的活动领域。在英格沃森看来，图书馆学关心的是发生在图书馆中的情报过程，是在图书馆及相似的情报服务环境中进行的情报科学研究。图书馆是情报科学研究的一个应用领域，这是英格沃森观点的核心^[16]。

沃西格和英格沃森等人认识情报科学的方式相当激进。他们的出发点是，我们这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把它分成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是不会有什成效的。不过，他们并不想把图书馆从情报科学的探索对象中排除出去，但前者是情报科学诸多感兴趣的对象中的一个，可被视为情报科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他们的观点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即认为情报科学这一学科并不必然与任何特定的情报机构有紧密联系。

三、情报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

情报科学应该被解释成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实际上涉及到情报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本节将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进行综述。

1. 自然科学

早在1974年，科亨在其专著《文献增长的集成机制》中开篇即称“情报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17]但在90年代，很多学者，如瓦卡里(Pertti Vakkari)、佩斯雷(W. Paisley)^[18]、华纳(J. Warner)^[19]等，都不同意把情报科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他们